

老人永远不是“跟你过”

□吴永亮

前些天,我最为敬重的老首长从烟台来到济南。谈到双方老人,老首长问我母亲现在生活状况,我脱口而出:“她跟我大哥在老家生活。”老首长立即打断我的话,说:永亮,我给你讲一个故事,你就明白你刚才这句话有哪些不妥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一位副营长乘火车从烟台回潍坊探亲。车上,副营长与对面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长者闲聊起来。长者问副营长到哪里、干什么工作,副营长一一作了回答。随后,长者问起副营长家庭以及双方老人生活情况。副营长不无自豪地说:丈母娘现在享福了,跟我们在部队大院过。

话音未落,刚才还和蔼可亲的长者立马拉下脸面,用手轻轻拍了拍副营长的肩膀,语重心长地说:这位年轻人,恕我直言,你刚才说的话差矣。你要记住,老人永远不是跟你过,你只有跟老人过的权利,直到你成为老人……

霎时间,副营长以及旁边的旅客都静了下来。副营长本来就黝黑的脸孔这会儿更是黑里透红。

老首长最后对我说:那个副营长就是我。

回到家,我一宿辗转难眠。

“老人跟我过”,“我跟老人过”,五个相同的汉字,只是顺序调了调,但仔细琢磨,五味在胸。

“老人跟我过”,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表明自己有孝心,其次还说明自己有一定经济实力。说“老人跟我过”时如果声音洪亮,洋洋得意之外更多的是带有自我表扬的成分,甚至大有居高临下之势,恩赐老



人之嫌;抑或还有对老人有“招之即来,挥之即去”的感觉。说“老人跟我过”时如果声音低沉、顾盼,讲出来好像是一种无奈,是一种推脱不掉的分工。生活中,我们不难发现,当着老人面同别人说“老人跟我过”时,一旁的老人脸上虽说表现的是自豪,但内心恐怕更多的是酸楚。

“我跟老人过”,说话者始终把自己摆在儿女的位置上,是一种自谦、孝敬,对老人是一种仰视、敬重,给人感觉是一种围着老人生活的场景,其情其景是天伦之乐。“我跟老人过”,脱口而出,是一种自然、自觉自愿。“我跟老人过”,说出来不仅仅是孝敬,更多的是一种责任。如果当着老人面说

“我跟老人过”,那感动的不仅仅是老人,有你有我更有他。即便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啃老族”说出“我跟老人过”,老人听后本来埋怨儿女的情愫大都会深藏心底,即便是旁观者,冷嘲热讽力度也会大大降低。

仔细揣摩老首长的话,猛然感到还有一处不妥,那就是“她跟我大哥在老家生活”中的“她”也用得不当。

我经常看到许多作者在写老人的文章中,常常是一开始说到妈妈咋样、爸爸如何,随后就是“她”、“他”的指称了。还有平口里口头交流时,用“他”、“她”指代老人也比皆是。过去,我并没有感觉不妥,现在想想则有了惴惴不安

的感受,甚至为以前的无知汗颜不已。“她”、“他”用在长辈身上,实在有些不恭;用在平辈身上,当面议论时都有些让人不悦;用在小辈头上,还要看说的内容。对待长辈,我们无论是文章写作还是口头交流,一定不要怕麻烦,只要主语出现的时候,该喊娘就得喊娘,该写爹就得写爹。我想没人说你啰嗦,没人怪你重复。

现在,儿女与老人一起生活的情况越来越少了。要不然,《常回家看看》怎会令许多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热泪盈眶,且常唱不衰。不管咋讲,说出上面一席话,给自己也给大家提个醒:善待老人,无处不在。

警世钟

如能再活一辈子

□Erma Bombeck

一位幽默作家答复了最难回答的问题。日前有人问我,如果我能从头再活一辈子,可有什么地方愿加改变?

没有,我回答说,但是我随后又想:如果我从头再活一辈子,我会少说多听。我会请朋友们来家吃饭,哪怕地毯有污痕,沙发褪了色。我会好整以暇地静聆爷爷回忆他年轻时的一切。

我决不再坚持夏天关闭汽车窗子,只为了我的头发刚做好,刚喷过发胶。

我会点完那支雕成玫瑰的红粉蜡烛,而不让它自己慢慢融化。

我会像孩子们一样地在草地上而不怕草把衣服弄脏。我会在看电视时少哭少笑些,而在观察人生时多哭多笑些。我会多分担一些我丈夫的责任。

我会有病就躺在床上,不妄想事事非我不可。我会买任何东西,不再只因其合用、耐脏、担保用一辈子不坏。

怀胎九月,我不再恨不得早点分娩,而愿时时刻刻地深入了解我体内的生长,是我帮助上苍创造奇迹的惟一机会。

孩子猛吻我的时候,我会永远不说:“慢些,先去洗手好吃饭。”

我会更多说我爱你……更多说我抱歉……但如果能再活一辈子,我会抓住每一分钟……仔细地看,看得真切……而且深深体验人生,永远不放弃。

心机学

仰望别人的幸福

□肖进

八十平方米的房子,在一个六口之家面前,还是很拥挤的。为了改变这个现状,为了让这个家更宽敞些,我没日没夜地在外奔波,把每一分钱都看得无比珍贵,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,我都没有睡过一次午觉。于是,晚上回到家,狼吞虎咽地吃完饭,然后往床上一躺,美美地睡上一觉,成了最幸福的事。

可这样的幸福对我来说,成了一种奢望,因为我有一个话多的妻子。饭后,妻子总会把我拉到天台上,说:“你劳累了一天,又刚刚吃了饭,千万不能马上睡觉,要先活动活动,舒展一下筋骨,对身体才好。”然后就开始唠唠叨叨地说她那一堆琐事:说她买菜是如何砍价的;说她一边洗衣服,一边做饭,结果把饭做糊了;说她很久都没有静下心来看电视了,曾经有着“韩剧痴”之称的她,如今变成“韩剧盲”了……

我有个朋友,我很羡慕他的生活。他的房子也是八十平方米,他的父母舍不得居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,也舍不得相处了大半辈子的街坊们,不愿搬来与他同住,于是,八十平方米的房子对于没有孩子的他来说,足够宽敞了。由于没有压力,他过着舒适的“朝九晚五”的生活,每天都能保持睡午觉的习惯,他的妻子能够将一百多集的韩剧一集不落地看完。

前几天,我与他相聚,他向我大倒苦水:“我真羡慕你,每天晚上回到家,一家人齐聚一堂,尽享天伦之乐,父母对你嘘寒问暖,妻子陪你谈心聊天,孩子在你身旁蹦蹦跳跳,多幸福啊!你看我,父母不肯来同住,妻子就只知道看韩剧,没人陪我聊天,我感觉我在家里都快变成哑巴了。妻子还反对要孩子,说有了孩子就得买房子,然后就必须很辛苦地去赚钱,所以她坚持要等以后条件好了再生孩子。现在的我,每天上班、吃饭、睡觉,日子过得枯燥而无味。”

我哑然。突然想起在书上看过这么一段话:一个人总在仰望和羡慕别人的幸福,一回头,却发现自己正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,其实,每个人都是幸福的。只是,你的幸福,常常在别人眼里。

碎碎念

生活也需要甜言蜜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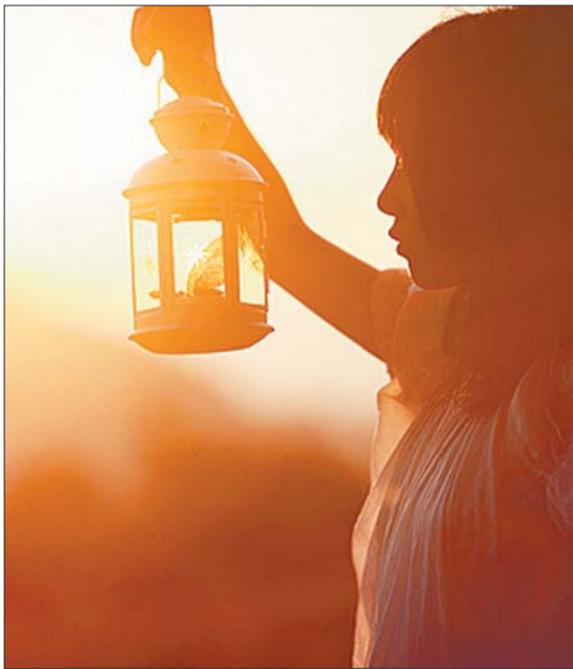
□邱蕾

女同事坐在一起闲聊,无非是家长里短、婆媳恩怨之类。

王姐抱怨她丈夫说话很难听,往往还没听完她说的什么意思,就急赤白脸的,语气很不耐烦,声调还突然高上去,让人很生气,都不愿跟他多说话。

李姐听了,忍不住插话道,自己的父亲也是这样,说话不中听,能噎死人。年轻时有一次母亲骑着父亲的自行车外出,因为车技不好,乡村土路又坑坑洼洼的,不小心就摔了一下。可回家后,父亲见了却朝她大吼大叫,疾言厉色地怪她弄坏了自己的自行车,说不会骑车就别骑,丝毫不关心母亲,眼里只有他的自行车。母亲为此很生气,发誓再也不骑他的车。从那以后,母亲果真没再骑过父亲的自行车,如今说起这件事来仍有所怨言,说父亲说话太伤人了。

不由得想起我的父亲与母亲,他们之间也经常起争执,而这争执的最初源头往往是因为母亲的不会说话。比如,父亲给母亲买了一件新衣服,大家催她换上新衣欣赏一番,就在人人都喜笑颜开时,母亲却来了这么一句:唉,多少年了才摊上你爸爸主动给我



买件衣服啊,要是不说就不主动给买。他也不是不知道买,买了都给了他娘家妹妹了。这世上谁最亲啊?还不是老婆?难道你娘和你妹妹能跟你过一辈子?唉,你们姐妹将来结婚可千万不能找你爸这样的……

比如家里有人来玩,说起母亲退休在家的日子,人家就说她有福,虽然身体有病,摔

坏了腿,行动不太方便,但这些年家务活都是父亲一个人承包,什么都不用母亲做,甚至连一日三餐都是父亲盛好后给端上桌……这时母亲就会使劲一撇嘴,打断对方的话,说:他也就是这两年才开始干的,头几十年还不都是我一人来做?哼,你们说我有福,这也是我年轻时受了罪,吃了苦,老天给的补偿,我感谢老

天爷,可不会感谢他。这都是他该干的,是他欠我的,他就是这样一直干到死也还不完他欠我的……

为此父亲很苦恼,对母亲说,你这人说话就是这么让人不爱听。而母亲则理直气壮地回应:我可不会讲好听的,我说的都是实话,真话。

唉,想一想,生活里其实还挺需要甜言蜜语的,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嘴巴甜的人不靠谱,对一个人好不好,关键还是要看他的实际行动。可现实却是,那些能说会道、嘴巴就像抹了蜜的人,他们往往更受欢迎,更能得到女人的喜欢。一个人若长得漂亮,那叫养眼;若行为让人感动,那叫养心;如果又会说话,说到人的心坎上,那就是养耳了。有时,那些不假思索、脱口而出、只图一时嘴巴痛快的重话、毒话、狠话,一旦说出来,是难以弥补的。

我们不仅要有美好的肢体行动,给没带雨伞的爱人送去雨伞,回到家后抢着做自己擅长的家务,过节时给对方买件心仪的礼物,也别忘了把这份美好落实到嘴巴上,给语言进行一下包装,让自己嘴里吐出来的话也变得动听、中听,让人听了惬意开心,感到幸福。做个腹蜜口也蜜的人吧,那么,生活一定会回馈你丰收的满足与喜悦。